



终结

〔韩〕朴瑕翼 著
曹雪城 译

新华出版社

终结

〔韩〕朴燮翼 著
曹雪城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终结 / (韩) 朴焄翼著; 曹雪城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166-1346-7

I. ①终… II. ①朴…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7865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3516

ENDED

Text © PARK Ha-ik 朴焄翼,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in 2014 by arrangement with Woongjin
Think Big Co., Ltd. KOREA through Eric Yang Agency.

终结

作 者: (韩) 朴焄翼

译 者: 曹雪城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印制: 廖成华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编辑: 曾 曦

封面设计: 图鸦文化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图鸦文化

印 刷: 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35mm × 200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1346-7

定 价: 2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82951011

目录

CONTENTS

1	第一章 鬼魅
17	第二章 搜查
35	第三章 真凶
60	第四章 斩首
80	第五章 宣言
98	第六章 解救
113	第七章 自救
154	第八章 逃走
183	第九章 幻诱
225	第十章 审判
237	第六届韩国网络作家大奖颁奖词
240	作家后记

第一章 鬼魅

电话的另一头传来成熙颤抖的声音，只听她颠三倒四地说了一大堆，言辞中透着浓浓的不安。

“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慢点说！”

振宏一点儿也没明白电话那头的姐姐到底在说些什么。这让她大为恼火，在电话里冲着弟弟大吼道：

“我说妈回来了！现在正坐在电视机前拣豆芽呢！”

“什么？你说妈回来了？”

“这下就可以抓到那个浑蛋了。”

从她的最后一句话里能隐约感受到一种阴森的喜悦。

“知道了，那我马上过去。”

振宏用略带安慰的口吻结束了通话。桌上刚才还滚烫的咖啡现在已经变得冰凉。

姐姐说的是真的吗？

虽然电话里她是那么说的，但多少让人觉得还是有点儿难

以置信。

已经去世的人又重新出现的事儿从几年前起便开始陆续发生，振宏对此也曾略有耳闻。说详细点儿就是命案里的被害人又重新回到人世，在亲自惩罚了曾经杀害自己的凶手之后便忽然神秘消失的现象。这种灵异事件一般只发生在两类案件当中，一类是警察没能抓获元凶使其在杀人后依旧逍遥法外的悬案，还有一类则是那些在司法审判环节凶手没有得到应有惩罚的轻判案件。这些死而复生的被害人只将那些杀害自己的凶手作为目标，精准迅速地报仇雪恨之后便会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媒体将这种诡异的现象称为 RVP（ResurrectedVictimsPhenomenon）现象，即所谓的“命案被害人还魂”现象。对于这类特殊案件，警察或者特工也大多会采取秘密处理的方式来尽量掩盖事情的真相。但由于这类案件在各地时有发生，RV（ResurrectedVictims）的存在也在坊间被广泛谣传为雪人或者外星人的到来。

然而，在振宏看来，这些甚嚣尘上的传言不过都是些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

他突然想起了几天前和姐夫打电话的事儿。姐夫告诉他，姐姐很不适应刚刚调去工作的那所学校的环境，整天愁眉不展，甚至还在考虑要不要辞职。莫非是因为学校过于繁重的工作让

她压力过大而因此产生了幻觉？

振宏套上外套一走出办公室，坐在门口的秘书小姐便皱了下眉头。

原来三十分钟之后，他还要与瑞典的客户开一个远程视频会议。徐振宏是 AntiqueKorea（古玩韩国）公司的法人代表之一，由他掌管的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向海外推销韩国的工艺品，自从在西欧地区打开市场之后就一直保持着骄人的业绩。近几年，“韩流”文化在韩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助力之下，产生了巨大的扩散效应。特别是去年，出口法国的韩剧《匠人》在当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而作为该片所使用工艺品的赞助商，振宏的公司也借此实现了令人振奋的跨越式发展。

“那个会就让李民旭去开吧，反正大概内容之前都已经协商过了。”

“可徐代表他还有自己的事要忙吧。”

“徐代表不是一直都很擅长对外接待的事儿嘛，我去也不过是打个下手，口信我也留了，你就这么和他说吧。”

振宏没有理睬办公室里响起的一阵小声议论，匆匆走了出去。

道路两旁的林荫树不知不觉间已披上了一层淡淡的黄叶。

振宏开着车穿梭在早高峰的街道，又一次陷入了沉思。

“也许她只不过是一时的意识错乱吧，要不然就是忧郁

症……嗯，没错，就是因为得了忧郁症。”

这些天，姐姐虽然没有和自己说过什么，但她肯定过得很痛苦。当那曾经深埋心底的伤痛与更年期综合征一结合便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那可是一种能让人对自己所说的谎话都深信不疑的疾病。

振宏两手紧握着方向盘，手心里早已渗出了一层虚汗。

刚才姐姐在电话里的声音还依然在自己耳畔不停地回响，仿佛从未离开。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振宏，妈现在就在家呢！”

振宏努力从一时恍惚的状态中挣脱了出来。

不可能，绝不可能有这种事。

因为今天有国际马拉松大会，一部分道路被实施了交通管制而被临时封闭了。通过汽车的后视镜可以看到那些穿着花花绿绿的选手们正成群结队地努力向前奔跑着。

一辆貌似是要为选手们领路的摩托车恰好从他的车旁穿行而过。目前位居第一的选手脸上正不断地冒出汗珠，那一粒粒汗珠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显得熠熠闪亮。摩托车引擎发出的阵阵轰鸣像挥动的鞭子一样无情地嘶吼着。

振宏慢慢闭上了眼。

他仿佛又回到了七年前的那天，他正驱车行驶在前去看望

母亲崔明淑的路上。母亲那天穿着一件已经褪了色的橘黄色羊毛衫，就站在现在马拉松选手们正在穿过的对面那条路的人行横道上。

当他看到了母亲，正环顾四周忙着寻找停车位的时候，人群中突然传出一声惨叫。

一个骑在摩托车上的黑衣男子正在抢夺母亲手里攥着的手提包。

明淑痴痴地站在原地死死拽着自己的包，没有丝毫要松手的意思。那男子被逼得忍无可忍，“唰”地从怀里掏出一把刀来，那是一把底部呈半月形的银色弯刀，看上去颇为锋利。

整整七刀。

歹徒在振宏的眼前足足刺了母亲七刀之后，才抓起母亲的手提包扬长而去。

那一刻他应该开车追上去才对，那一刻他应该记下那歹徒的车牌号码才对，但这突如其来的一切让他的大脑变得一片空白。他将车扔在路边，疯了似的向母亲跑去，全然不顾身旁如牛群般飞快穿梭着的车流。

柏油路上，汨汨的鲜血还在肆意蔓延。

那靠近母亲的一步步都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妈！你醒醒啊，妈！”

听到儿子声嘶力竭的呼唤，倒在血泊里的明淑微微睁开了双眼。

她用生命的最后一点气力动了动嘴唇，发出了极其微弱的声音。振宏一刻也不曾忘记母亲临死前对他说的这句话。

“妈对不起你。”

虽然不知道母亲的那句道歉是因为自己被歹徒刺伤，还是因为那么多钱被抢走，但很显然后者才是真正的答案。母亲历来就是这样的人，永远都把自己的子女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如果当时明淑不是死死攥着那包不放，也许就不会因此而丧命。可那包里装着的是为了帮儿子搞事业而筹集来的救急的钱啊。这种小事本来完全可以通过银行汇款解决，但就是为了看一眼几天都没进家门的儿子，她亲自拿着钱出了家门，没想到竟由此横生变故。

虽然警察迅速赶到了事发现场，但振宏却什么都答不上来。对于歹徒的衣着相貌，摩托车的车型、颜色等一系列对破案有帮助的细节他都毫无印象。根据神经科医生的解释，当人经历了某种自己根本无法承受的痛苦时，大脑会有选择性地拒绝唤醒隐藏在脑中的相关记忆，所以他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母亲去世以后，振宏便将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了他的事业，好像怕自己稍有闲暇便会被那无尽的悲伤所吞噬似的。

可事业进展得越顺利，母亲的死就越像一把巨大的枷锁束缚得自己无法呼吸。

振宏现在很害怕走路，因为不管他去哪儿仿佛都能看到一个和母亲极为相像的妇女的背影。每次一看到母亲生前最爱吃的菜和核桃饼时，他的胸口都会仿佛快要被撕裂般的痛。

事业虽然发展得有声有色，但穷奢极欲、挥金如土的事他可做不来。同样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振宏的搭档李民旭花在香车美人和奢侈品上的钱可谓不计其数，而他却依旧以最低的生活标准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因为他觉得母亲是因为钱才死的，那种强烈的负罪感让他刻意回避着一切可能的奢侈。

即使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海外出差，也能让他笼罩在深深的负罪感中。

振宏的母亲虽然身在韩国数十载，却几乎从未出过远门，更不用说出国了。每次一听到身边的谁谁谁又送自己的父母去东南亚旅游了之类的消息，海啸般的虚无感便会涌上他的心头。

不知不觉间，车已经开过了方华大桥，眼看就要到开花洞了。穿过一所坐落在田间的小学，再顺着弯弯曲曲的小巷一直往前，一栋熟悉的二层小洋楼便映入眼帘。

自从在清潭洞买了新房子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来过这儿了。母亲去世以后，姐姐和姐夫两个人还住在二层，母亲生前住过

的一层则维持着原样。振宏的姐姐成熙也一直没能走出那件事给她带来的阴影。

院子的大门敞开着，十几个花盆排成一排放在阳台上，花盆里一朵朵菊花正傲然挺立。

振宏登上通往玄关的楼梯向里面走去，一眼便看到了母亲离家时穿的那双鞋。那是一双不大的平底鞋，凌乱地放在门口，像是刚刚才被脱下来的样子。

他的腿一下子软了。

虽然他都不辞辛苦地赶到这儿来了，但他的心中却没有一丁点儿的期待，确切点儿说其实他是为了收获失望才来的。他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母亲惨死在歹徒的刀下，根本就没有理由相信 RVP 之类的无稽之谈。

虽然在一些新闻报道和报纸上也偶尔见到过类似的事情，可这些事儿能是真的吗？已经死了的人又重返人世？听上去都觉得可笑。

可是母亲此时明明安然无恙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那小矮个儿，胖乎乎的身体，甚至连脸上的黑痣都和母亲的一模一样。

她身上还穿着那件葬礼结束后就被烧掉了的已经褪了色的橘黄色羊毛衫，身上没有任何的血迹和刀痕。

“妈……？”

秋日的阳光就像波涛一样四处涌动着，把一片金黄酒在客厅里。

绝无可能之事如今竟成了摆在眼前的事实。但这屋里如此不现实的一幕不知为什么却比屋外的现实世界看起来更加逼真。似乎眼前的一切又回到了七年前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一个振宏又慌慌张张地在午休时间赶回家吃饭的日子。比起屋外停着的保时捷，母亲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叠衣服的场景更让人觉得真实，也更让他感到心痛。

“妈……？”

明淑循声向振宏来的方向望了过去，不知为什么感觉她的眼珠变得比以前混浊了。

“嗯？我的……儿子回来啦？”

母亲的语速极其缓慢。

“吃饭了吗？”

“这怎么可……？”

“还没吃啊？”

明淑刚要起身，身旁的成熙一把抓住了母亲的手。

“妈，你就坐在这儿好好休息吧。”

“你没听见你弟弟还……没吃饭啊？我去冰箱……里找点东西……随便给他做一点……”

明淑晃晃悠悠地向厨房走去，她说话的感觉就像是在用一部灵敏度极差的旧电话打电话似的。

门铃突然响了，门外站着的是母亲生前常去教会的牧师和女信徒们。要是放在以前，振宏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拒之门外，但这次他却让他们进来了。现在看来，他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自己曾经一度万分抵触的所谓宗教信仰了。

“振宏原来也在啊。”

姜艺宗牧师的脸看上去甚是惨淡，消瘦。一头斑白的头发，星星点点的老年斑，实在不像是一个能主持拥有三千多名信众的教会的牧师，更别说他本应该具备的那种威风凛凛的气势了。就在明淑遇害的那个春天，姜牧师与教会某位女信徒之间的性丑闻被人曝光，教会的众多信徒们也都因此纷纷四散离去。周围的很多人都曾劝他就此放弃教会，他非但没听进去，反而在附近的大街小巷发起了旨在帮助那些离家出走的学生的活动。这么看来，他倒更像是一个为了东山再起而拼命挣扎的落魄政客了。

姜牧师的视线渐渐移向了厨房，突然，脸上泛起一阵惊恐。

“哦！主啊！怎么会有这种事……”

连他身边的女信徒们也都吓了一跳，全都将《圣经》放在胸前叽里咕噜地祈祷起来。

振宏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条不久前刚刚听到的新闻，说梵蒂冈前不久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在世界各地频频出现的 RVP 现象。

梵蒂冈这个国家虽然保存着数百年间累积下来的关于驱魔的大量资料，但至今也未能探明 RV 的真身。他们在用圣水、祷文、圣珠、十字架等圣物举行驱魔仪式的时候，RV 们从未有丝毫的抵触情绪或反抗行动，反而表现出一种十分顺从的态度。

激进的神学家们认为 RV 的鬼魅就是《圣经》中所预言的“恶灵之复活”。他们以《圣经》中所谓“耶稣复活之前就已灭绝的恶灵们又重新复活了”的预言为依据，认为 RVP 的出现是一种预言，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征兆。

“崔执事，崔执事，我们来看你了。”

听到姜牧师的呼唤，明淑转头望了过来。

一看到生前一直追随其后的姜牧师，她的脸上顿时露出了微笑。

那分明是一张天使般的脸，全然没有那些被鬼魂附身者身上所散发出的难以掩盖的邪恶气息。

姜牧师的嘴里下意识地冒出一句《圣经》中的句子来。

“上帝替他解除了死亡的痛苦，令他复活，因为他本不该

被死亡拘禁。”^①

大家都像丢了魂儿似的呆呆注视着正在做饭的明淑，那样子就像是在满怀敬畏地看一个降临人间的圣人。

信徒中的一位女执事掏出自己的手巾不停地擦着自己的眼眶，站在一旁的成熙也难掩自己的泪水。

“这些人怎么都像是被催眠了？”振宏想。

但他却像是众人之中最判断不清的那个。

他只知道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死亡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不论你身为富豪，圣人，还是哲学家都终究难逃一死，而且人死也绝对不可能复生。

所谓“冷冻休眠技术”虽已日渐发达，但至今还无法成功解冻被冷冻者。去年11月，新西兰的一个科研团队尝试着解冻了一个儿童，虽然解冻成功，但那个儿童却在解冻两小时后被宣布脑死亡。即使是最近为人所热议的克隆人技术也还无法移植人类的记忆和意识。

母亲已经死了。

振宏在事发现场清清楚楚地目睹了母亲的死，他作为主丧人亲自主持了母亲的葬礼，他也亲眼看着母亲的遗体被送进火

^①译者注：语出自《圣经·使徒行记》第二章第二十四节。

葬场并将母亲的骨灰亲手安放在了灵堂。母亲的青瓷骨灰盒现在就放在京畿道安城市一竹面仁人纪念堂的3层2室14列4号，上面还雕刻着精致的菊花纹路。

但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母亲现在就好端端地站在那儿啊。

那个站在厨房里切着土豆，熬着肉汤，将豆腐放进锅里正在做大酱汤的人不就是母亲吗。不一会儿，振宏最爱吃的南瓜饼、泡菜炒金枪鱼便都出锅了。什么科学，什么理性，都随着菜叶菜根一起被一股脑儿丢进了垃圾桶里。

连饭菜的香味儿都和母亲生前做得一模一样，这怎能不让人觉得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可能是在梦里梦到母亲去世了吧。”

年幼的振宏每次做梦惊醒的时候，睡在一旁的母亲便会马上起身，一边哄着大声呜咽的儿子一边给他喂奶。

那是一种连指尖都能感受到的生命的力量。

“去把桌子拿来摆上。”

成熙走过来在他耳边悄悄说。

振宏这才回过神儿，走进里屋把桌子抬了出来。那是一张大桌子，大到连教会的一行人也都坐得下。

成熙赶紧用抹布擦了擦桌面，母亲便从盘子里拿出碗来一个一个个摆在桌上。菜都摆好之后，大家便坐了下来。